

崇文館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典藏

# 孽海花

【注释本】

〔清〕曾朴 著 张国权 注



崇文館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典藏

# 孽海花

【注释本】

[清]曾朴 著 张国权 注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孽海花 : 注释本 / (清) 曾朴著; 张国权注 .

—武汉 : 崇文书局, 2018.1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典藏)

ISBN 978-7-5403-4813-7

I . ①孽…

II . ①曾… ②张…

III .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 ①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7371 号

### 孽海花 : 注释本

责任编辑 薛绪勒

责任校对 董 颖

封面设计 甘淑媛

责任印制 李佳超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传媒 | 崇文书局

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C 座 11 层

电 话 (027) 87293001 邮政编码 430070

印 刷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37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调换)

本作品之出版权 (含电子版权)、发行权、改编权、翻译权等著作权以及本作品装帧设计的著作权均受我国著作权法及有关国际版权公约保护。任何未经我社许可的仿制、改编、转载、印刷、销售、传播之行为, 我社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法律顾问: 吴建宝律师工作室



微信扫一扫:  
加入国学赏读圈

## 前　　言

《孽海花》是晚清曾朴创作的章回小说，以新科状元金雯青和名妓傅彩云的经历为线索，展示了同治初年至甲午战争三十年间晚清社会的政治、文化现实，反映了当时文士、名流的生活状况与文化心态。全书共三十五回。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这部小说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一起作为清末谴责小说的代表。此书最初的作者是金松岑，他创作了第一回和第二回，1903年10月发表于《江苏》杂志上，署名麒麟，在日本东京出版。1904年，金松岑将以上两回与已经完成的第三回至第六回交给曾朴，曾朴加以改写并继续创作，共有二十回，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分两集（初集和二集，每集十回）出版，由日本东京翔鸾社印刷，上海小说林书社发行。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小说林》月刊创刊，曾朴又续写了第二十一至二十五回，陆续发表于《小说林》第一、第二和第四期，署名“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爱自由者和东亚病夫分别是金松岑和曾朴的笔名。后来，曾朴继续对《孽海花》加以修改和续写。1927年11月，《真美善》杂志创刊，自该刊创刊至1930年4月，陆续刊登曾朴修改过的第二十一回至第二五回以及新撰的第二十六回至第三五回。与此同时，曾朴对已经发表的各回进行修订，先后在真美善书店出版初集、二集和三集，每集十回，共三十回，未收入《真美善》杂志发表的最后五回。建国以后，北京宝文堂、上海文化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先后于1955年、1956年、1959年根据真美善书店出版的三十回本重新排印出版。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根据真美善书店出版的三十回本为基础，以《真美善》杂志发表的第三十一回至三十五

回作为附录，整理出版，共三十五回，1980年做了少量改动之后，重新排印出版。

《孽海花》最初的作者是金松岑（1874—1947），江苏吴江人，原名懋基，又名金一、天翮、天羽，字松岑，号鹤望，笔名麒麟、爱自由者、天放楼主人。1903年在上海参加爱国学社，宣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曾翻译俄国虚无党史《自由血》以及《女界钟》《三十三年之落花梦》等书。曾朴（1872—1935），江苏常熟人，字孟朴，又字小木、籀斋，号铭珊，出身于书香门第，光绪十七年（1891年）考中举人，后来捐官为内阁中书，在北京期间与李文田、文廷式、洪钧等名流交往密切，熟知朝野轶闻，洪钧是曾朴父亲曾之撰的义兄，所以曾朴与洪钧交往尤多，经常出入洪宅，洪钧是同治七年（1868年）状元，官至兵部左侍郎。1889年至1892年任清廷驻俄、德、奥、荷四国大臣，正是《孽海花》一书中状元金雯青的原型。因岳父、曾担任工部左侍郎的汪鸣銮的关系，曾朴得以与翁同龢交往。1895年，他进入同文馆学习法文，次年应考总理衙门失利，离京南下，在上海期间，与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谭嗣同、唐才常、林旭等人来往较多，接受了改良派的一些政治主张。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曾朴弃仕从文、经商，1904年与徐念慈等人创立小说林社，发行小说。1907年，创立《小说林》杂志，1908年因资金不足而停刊。1909年，担任两江总督端方的幕僚，辛亥革命后，曾任江苏省议员、财政厅长、政务厅长等职。1927年，回到上海，开办《真美善》书店与《真美善》杂志，1931年停刊。1935年，曾朴病逝于常熟。

除创作《孽海花》以外，曾朴还翻译了雨果、左拉、莫里哀等人的文学作品，并潜心学术，撰成《补后汉书艺文志》一卷及《考证》十卷。

《孽海花》描写了晚清三十年的现实社会、思想文化变迁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崛起。总的看来，这部小说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小说具有很强的讽刺色彩，体现出鲜明的现实批判精神和时代特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分析晚清谴责小说兴盛的原因时指出：“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亦屡挫于外敌。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

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作为晚清谴责小说之一，《孽海花》同样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批判现实，讽刺时政。小说第一回《一霎狂潮陆沉奴乐岛，卅年影事托写自由花》提到的“自由神”“孽海”“奴乐岛”“爱自由者”“东亚病夫”等名称，以孽海中奴乐岛比喻旧中国，此岛看上去是山川明丽、花木美妙，但国民没有自由，奄奄一息，偷生苟活，养成一种“崇拜强权、献媚异族”的性格。《孽海花》体现了晚清社会期待变革的心理，揭露当时统治集团的昏聩无能、世人的醉生梦死，表达出对自由的向往之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蒋瑞藻在《小说枝谈》卷下转引《负暄琐语》评论称：“近来新撰小说，风起云涌，无虑千百种，固自不乏佳构。而才情纵逸，寓意深远者，以《孽海花》为巨擘。”

《孽海花》对官场的揭露相当深刻，小说第五回《开搏赖有长生库，插架难遮素女图》写道：“（庄伦樵）忽然想起前两天有人说浙闽总督纳贿卖缺一事，又有贵州巡抚侵占饷项一事，还有最赫赫的直隶总督李公许多骄奢罔上的款项。”作者通过庄伦樵的所思所想揭露出清朝巡抚、总督之类高官的不法行径。王公贵族贪污国库，侵吞国家财产，《孽海花》第二十一回《背履历库丁蒙廷辱，通苞苴衣匠弄神通》借龚尚书之口指出：“那班王公贵人虽然身居显爵，却都没有恒产的，国家各省收来的库帑，仿佛就是他们世传的田庄。这些库丁就是他们田庄的仔种，荐成了一个库丁，那就是田庄里下了仔种了。下得一粒好仔种，十万百万的收成年年享用，怎么不叫他们不起烘呢！”库丁偷盗国库，据为己有，“寻常库丁，不过逐日夹带些出来，是有限的。总要升到了秤长，这才大权在握，一出一人操纵自如……当库丁的，都是著名混混儿。他们认定一两个王公做靠主，谋得了库缺，库里偷盗出来的赃银，就把六成献给靠主，余下四成，还要分给他们同党的兄弟们。”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库丁，侵占国库，贪污成风。晚清官场上，买官卖官、侵占国家财产的事相当普遍。鱼阳伯原是山东的一个土财

主，捐了个道员，在南京候补多年，后来特地带了好几万两银子，跟着庄稚燕进京买官。小说第十九回《淋漓数行墨五陵未死健儿心，的砾三明珠一笑来觞名士寿》写他从寡妇手中骗取名画《长江万里图》，去向高官行贿。小说第二十二回《隔墙有耳都院会名花，宦海回头小侯惊异梦》提到鲁通一“当了几十年的老营务，别的都不知道，只知道他撑了好几百万的家财”。同一回中描写章凤孙托庄稚燕用十二万两白银走连公公的后门，买上海道一职。可见在晚清官场上，类似的现象屡见不鲜，作者对晚清官场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

《孽海花》中除了用较多笔墨揭露官场以外，对科举考试也有大量讽刺。小说第五回《开搏赖有长生库，插架难遮素女图》描写曹公坊才华横溢，但屡考不中，后来写了一篇“自以为臭不可当的文章……居然掇了巍科”。晚清一些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诸如日俄战争、镇南关大捷、甲午战争、百日维新等，在小说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例如，甲午战争清廷战败后，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孽海花》第三十二回《艳帜重张悬牌燕庆里，义旗不振弃甲鸡隆山》描写台湾人民奋起反抗：“台民不甘臣日，公车上书反抗，列名的千数百人。在籍主事邱逢甲，创议建立台湾民主国，誓众新竹，宣布独立。”小说对台湾人民反对日本入侵、奋起反抗的行为予以充分肯定。

其次，《孽海花》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较为成功。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中，傅彩云是塑造得较为成功的人物之一，她是以洪钧之妾赵彩云为原型而创作的。赵彩云，安徽黟县人，自小被卖到苏州为妓，后被洪钧纳为妾，跟随洪钧出使德国、俄罗斯、荷兰、奥匈四国，洪钧死后，赵彩云逃离洪家，重操旧业，改名曹梦兰，后来在天津改名赛金花。《孽海花》中的傅彩云就是依照赵彩云这一原型而创作的，她天性聪颖，性情泼辣，言语爽直。傅彩云乃妓女出身，来自社会底层，懂得顺从，擅于察颜观色。同时，她又曾做过公使夫人，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所以她的性格又有果断甚至残忍的一面。她与金雯青感情甚笃，但是不改其贪图享乐、拈花惹草的个性，正如她自称：“可是天生就我这一副爱热闹、寻快活的坏脾气，事到临头，自个儿也做不了主。”（第二十六回《主妇索书房中飞赤凤，天家脱辐被底卧乌

龙》)金雯青在世的时候,她就先后与仆人阿福、德国中尉瓦德西、船长质克等人偷情;金雯青死后,傅彩云不能为丈夫守节,在护送丈夫灵柩南下时,与戏子孙三儿相约,半路脱逃。正如金雯青的仆人所说:“别再说我们那位姨太太了,真个象馋嘴猫儿似的,贪多嚼不烂,才扔下一个小子,倒又刮上一个戏子了!”(第二十四回《愤舆论学士修文,救藩邦名流主战》)

小说主人公、江苏吴县人金雯青以状元洪钧为原型,他才华横溢,二十八岁考中状元,名满天下,性情温和,“清华高贵”(第二回《陆孝廉访艳宴金闺,金殿撰归装留沪渎》),“人品还算清正些”(第二十一回《背履历库丁蒙廷辱,通苞苴衣匠弄神通》)。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传统社会的才子,到了晚清之际,却显得无所适从。金雯青在赴任四国公使,登上德国萨克森号轮船之后,因为好奇和不谙世事被人敲诈一万五千马克;到了西方以后,忙于温习史书,考证地理,让傅彩云占尽风头;他以八百镑的高价从俄国人毕叶士克手上买来中俄交界图,不料上当受骗,引发帕米尔边界纷争,差点断送自己的政治前程;昔日的好友庄小燕暗箭中伤,爱妾傅彩云的背叛,使得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状元壮志难酬,含恨而终。金雯青的命运是晚清士大夫形象的真实写照,也是当时文人士大夫悲剧命运的缩影。

除傅彩云、金雯青以外,《孽海花》还塑造了很多个性鲜明的官员、文人形象,例如小说第六回《献绳技唱黑旗战史,听笛声追白傅遗踪》中的江西巡抚达兴:“本是个绔袴官僚,全靠着祖宗功德,唾手得了这尊荣的地位,除了上谄下骄之外,只晓得提倡声技。他衙门里只要不是国忌,没一天不是锣鼓喧天,笙歌彻夜。”寥寥几笔,就把这个“绔袴官僚”不问国事、贪图享乐的模样揭露无余。同一回中,作者描写庄伦樵只会空谈,不懂实战,眼高手低,以致在与法军交战中大败。“原来伦樵自到福建以后,还是眼睛插在额角上,摆着红京官、大名士的双料架子,把督抚不放在眼里。闽督吴景、闽抚张昭同,本是乖巧不过的人,落得把千斤重担卸在他身上。船厂大臣又给他面和心不和,将领既不熟悉,兵士又没感情,他却忘其所以,大权独揽,只弄些小聪明,闹些空意气。那晓得法将孤拔倒老实不客气的乘他不备,在大风雨里架着大炮打来。伦樵左思右想,笔管儿虽尖,终抵不过枪杆儿的凶;崇论宏议虽多,总挡不住坚船大炮的猛。只得冒了

雨，赤了脚，也顾不得兵船沉了多少艘，兵士死了多少人，暂时退了二十里，在厂后一个禅寺里躲避一下。等到四五日调查清楚了，才把实情奏报朝廷。朝廷大怒，不久就把他革职充发了。”通过这段描写，可见书生无用，空谈误国。类似的官员、文人形象还有很多。《孽海花》中很多官员、文士形象都为影射之笔，往往是在现实生活中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鲁迅撰《中国小说史略》评论称：“（小说）并写当时达官名士模样，亦极淋漓，而时复张大其词，如凡谴责小说通病……书中人物，几无不有所影射。”书中描写的人物，其姓名多用谐音法加以影射，如孙汶即孙文，黎石农即李芍农，唐常肃即康长素，匡次芳即汪芝房，缪寄坪即廖季平，成伯怡即盛伯熙，闻韵高即文芸阁，荀子佩即沈子培，汪莲孙即王廉生。采用部分谐音的，如金雯青即洪文卿，潘八瀛即潘伯寅，李纯客治民即李莼客慈铭，庄小燕即张樵野。作者借助这些人物的塑造，真实、生动地展示出晚清的社会现实和士人的生活状况。除晚清官员、文人之外，作者也塑造了一些外国人物。比如书中对俄国虚无党人夏雅丽的描写就比较成功，她美丽聪明，执着忠贞，牺牲自己的婚姻，为虚无党换来八千万卢布的资金；她冒死刺杀俄皇，最后不屈而死，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最后，《孽海花》在对话描写、人物心理描写和场面、外貌描写等方面也颇具特色。小说结构工巧，显示出较高的艺术水平。《孽海花》中的人物对话描写别具特色，往往能体现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对小说情节的发展、结构的安排也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例如小说第二回《陆孝廉访艳宴金闾，金殿撰归装留沪渎》，冯桂芬与金雯青有一番对话，冯桂芬称：“现在是五洲万国交通时代，从前多少词章考据的学问，是不尽可以用世的……我看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学，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一切声、光、化、电的学问，轮船、枪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会他，那才算是个经济。”这番对话不仅揭示出晚清突破传统、学习西方、求新求变的社会心理，表现出冯桂芬这一人物的思想倾向，同时对接下来金雯青出使国外等情节的发展作了很多好的铺垫。第三回《领事馆铺张赛花会，半敦生演说西林春》描写金雯青与薛淑云在一品香大餐，正在谈话之时，江苏候补同知云宏（即以容闳为原型）过来，“席间，众人议论风生，多是说着西国政治

艺学。雯青在旁默听，茫无把握，暗暗惭愧，想道：‘我虽中个状元，自以为名满天下，哪晓得到了此地，听着许多海外学问，真是梦想没有到哩！从今看来，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总要学些西法，识些洋务，派入总理衙门当一个差，才能够有出息哩！’”这段描写揭示出金雯青微妙的心理变化，与他之后出使国外的情节相互呼应。又如第十六回《席上逼婚女豪使酒，镜边语影侠客窥楼》描写俄国虚无党人克兰斯得知自己心爱的姑娘夏雅丽出嫁，心里又气又恨又恼又急，相当真实。小说在细节、场面、外貌描写等方面也很有特色。以官员余敏为例，他当了三年秤长，积攒了百万家私，捐了个户部郎中，后来改了道员，受到老佛爷（慈禧太后）的召见。小说第二十一回对余敏被召见前后的情形作了细致的描写，召见前，“晓色朦胧里头，只见他顶红翎翠，面方耳阔，昂昂的在廊下走过来。前后左右，簇拥着多少苏拉、小监蜂围蝶绕的一大围，吵吵嚷嚷，有的说：‘余大人，您来了。今儿头一起就叫您，佛爷的恩典大着哩！说不定几天儿，咱们就要伺候您陛见呢！’有人说：‘余大人，您别忘了我！连大叔面前，烦您提拔提拔，您的话比符还灵呢！’看这余敏，一面给这些苏拉、小监应酬，一面历历碌碌碰上那些内务府的人员，随路请安，风风茫茫地进去。”这位余大人不学无术，靠着太监连公公的后门谋缺，连自己的履历和国书都写不出来，被老佛爷斥责，“出来时的样儿可大变了，帽儿歪斜，翎儿搭拉，满脸光油油尽是汗，两手替换地揩抹，低着头有气没气的一个人只望前走。苏拉也不跟了，小监也不见了。”狼狈不堪，出尽了洋相。作者对余敏的外貌描写、心理刻画、对老佛爷召见时的场面描写都相当细致、传神。

在结构方面，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小说）惟结构工巧，文采斐然，则其所长也。”曾朴在《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一文中指出：“我的确把数十年来所见所闻的零星掌故，集中了拉扯着穿在女主人公的一条线上，表现我的想象”。作者围绕金雯青和傅彩云这条主要线索一步步展开情节，刻画了两百多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囊括了晚清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官场、书室、戏场、妓院以及国外生活。在小说结构上，《孽海花》与《儒林外史》一样，都是连缀多数短篇成长篇的方式，但是它与《儒林外史》又有所不同，曾朴在《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一文中以穿珠作比喻：“《儒林

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链；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是一朵珠花。”作者将《孽海花》的创作比作穿珠，将一个个的短篇通过金雯青和傅彩云这条主线串在一起，将很多短篇故事串联成长篇，可谓匠心独具。

不过，《孽海花》在艺术上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有些政界、文坛人物的形象塑造不够丰满，小说在语言、情节上还存在一些冗杂之处。总的看来，《孽海花》是晚清一部杰出的小说作品，对晚清复杂动荡的社会现实有着比较全面、深入的揭示，对处于这一变革时代的文人士大夫的生活状况、心理状态也做了细致的描绘。

程国赋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sup>①</sup>

我把《孽海花》的初二两编修改完了，付印时候，我心里有几句要说的话，把它写在这里：我要说的话，是些什么呢？（一）这书发起的经过；（二）这书内容的组织和它的意义；（三）此次修改的理由。

这书发起的经过怎么的呢？这书造意的动机，并不是我，是爱自由者。爱自由者，在本书的楔子里就出现，但一般读者，往往认为是虚构的，其实不是虚构，是实事。现在东亚病夫，已宣布了他的真姓名，爱自由者，何妨在读者前，显他的真相呢？他非别人，就是吾友金君松岑，名天翮。他发起这书，曾做过四五回。我那时正创办小说林书社，提倡译著小说，他把稿子寄给我看。我看了，认是一个好题材。但是金君的原稿，过于注重主人公，不过描写一个奇突的妓女，略映带些相关的时事，充其量，能做成了李香君的《桃花扇》，陈圆圆的《沧桑艳》，已算顶好的成绩了，而且照此写来，只怕笔法上仍跳不出《海上花列传》的蹊径。在我的意思却不然，想借用主人公做全书的线索，尽量容纳近三十年来的历史，避去正面，专把些有趣的琐闻逸事，来烘托出大事的背景，格局比较的廓大，当时就把我的意见，告诉了金君。谁知金君竟顺水推舟，把继续这书的责任，全卸到我身上来。我也就老实不客气的把金君四五回的原稿，一面点窜涂改，一面进行不息，三个月工夫，一气呵成了二十回。这二十回里的前四回，杂揉着金君的原稿不少，即如第一回的引首词和一篇骈文，都是照着原稿，一字未改，其余部分，也是触处都有，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谁是谁的。

<sup>①</sup>本文曾朴写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刊载于当时真善美书店出版的《孽海花》修改本卷首，作为代序。

就是现在已修改本里，也还存着一半金君原稿的成分。从第六回起，才完全是我的作品哩。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件。

这书内容的组织和他的意义是怎么样的呢？我说这书实在是一个幸运儿，一出版后，意外的得了社会上大多数的欢迎，再版至十五次，行销不下五万部，赞扬的赞扬，考证的考证，模仿的，继续的，不知糟了多少笔墨，祸了多少梨枣。而尤以老友畏庐先生<sup>①</sup>，最先为逾量的推许。——他先并不知道是我做的——我真是惭愧得很。但因现在我先要说明组织，我却记到了《新青年》杂志里钱玄同和胡适之两先生对于《莽海花》辩论的两封信来，记得钱先生曾谬以第一流小说见许，而胡先生反对，以为只好算第二流。——原文不记得，这是概括的大意——他反对的理由有二：（一）因为这书是集合了许多短篇故事，联缀而成的长篇小说，和《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是一样的格局，并无预定的结构。（二）又为了书中叙及烟台孽报一段，含有迷信意味，仍是老新党口吻。这两点，胡先生批评得很合理，也很忠实。对于第一点，恰正搔着我痒处，我的确把数十年来所见所闻的零星掌故，集中了拉扯着穿在女主人公的一条线上，表现我的想像，被胡先生瞥眼捉住，不容你躲闪，这足见他老人家读书和别人不同，焉得不佩服！但他说我的结构和《儒林外史》等一样，这句话，我却不敢承认，只为虽然同是联缀多数短篇成长篇的方式，然组织法彼此截然不同。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链；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是一朵珠花，譬如植物学里说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升花序或下降花序，从头开去，谢了一朵，再开一朵，开到末一朵为止。我是伞形花序，从中心干部一层一层的推展出各种形色来，互相连结，开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儒林外史》等是谈话式，谈乙事不管甲事，就渡到丙事，又把乙事丢了，可以随便进止，我是波澜有起伏，前后有照应，有擒纵，有顺逆，不过不是整个不可分的组织，却不能说他没有复杂的结构。至第二点，是对于金君原稿一篇骈文而发的，我以为小说中对于这种含有神秘的事是常有的。

<sup>①</sup> 畏庐先生即清末民初翻译家林纾，字琴南，福建闽侯人。

希腊的三部曲，末一部完全讲的是报应固不必说，浪漫派中，如梅黎曼的短篇，尤多不可思议的想像，如《姊尼斯铜像》一篇，因误放指环于铜像指端，至惹起铜像的恋妒，弑死新郎于结婚床上。近代象征主义的作品，迷离神怪的描写，更数见不鲜，似不能概斥他做迷信。只要作品的精神上，并非真有引起此种观念的印感就是了。所以当时我也没有改去，不想因此倒赚得了胡先生一个老新党的封号。大概那时胡先生正在高唱新文化的当儿，很兴奋地自命为新党，还没想到后来有新新党出来，自己也做了老新党，受国故派的欢迎他回去呢！若说我这书的意义，畏庐先生说：“《孽海花》非小说也。”又道：“彩云是此书主中之宾，但就彩云定为书中主人翁，误矣。”这几句话，开门见山，不能不说他不是我书的知言者！但是“非小说也”一语，意在极力推许，可惜倒暴露了林先生只囚在中国古文家的脑壳里，不曾晓得小说在世界文学里的价值和地位。他一生非常的努力，卓绝的天才，是我一向倾服的，结果仅成了个古文式的大翻译家，吃亏也就在此。其实我这书的成功，称他做小说，还有些自惭形秽呢！他说到这书的内容，也只提出了鼓荡民气和描写名士狂态的两点。这两点，在这书里固然曾注意到，然不过附带的意义。并不是他的主干。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他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例如这书写政治，写到清室的亡，全注重在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写皇家的婚姻史，写鱼阳伯、余敏的买官东西宫争权的事，都是后来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的根源。写雅聚园、含英社、谈瀛会、卧云园、强学会、苏报社，都是一时文化过程中的足印。全书叙写的精神里，都自勉的含蓄着这两种意义。我的才力太不够，能否达到这个目的，我也不敢自诩，只好待读者的评判了。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件。

此次修改的理由怎么的呢？第一是为了把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事业，时期提的太早了。兴中会的组织，大约在光绪庚寅辛卯间，而广州第一次的举事，事实却在乙未年十月，这书叙金雯青中了状元，请假回南，过沪时

就遇见陈千秋，以后便接叙青年党兴中会的事。雯青中状元，书中说明是同治戊辰年，与乙未相差几至三十年，虽说小说非历史，时期可以作者随意伸缩，然亦不宜违背过甚，所以不得不把他按照事实移到中日战争以后。既抽去了这么一件大事，篇幅上要缺少两回的地位，好在这书里对于法越战争，叙得本来太略，补叙进去，并非蛇足。第二原书第一回是楔子，完全是凭空结撰，第二回发端还是一篇议论又接叙了一段美人误嫁丑状元的故事，仍是楔子的意味，不免有叠床架屋之嫌，所以他全删了。其余自觉不满意的地方，趁这再版的机会，也删改了不少。看起来，第一编几乎大部是新产品了。这是我要说的第三件。

这书还是我二十二年前——时在是光绪三十二年——一时兴到之作，那时社会的思潮，个人的观念，完全和现时不同，我不自量的奋勇继续，想完成自己未了的工作，停隔已久，不要说已搜集的材料，差不多十忘八九，便是要勉力保存时代的色彩，笔墨的格调，也觉得异常困难。矛盾拙涩，恐在所不免，读者如能忠实的加以纠正，便是我的非常宠幸了。

十七年，一月六日，东亚病夫自识

# 目 录

第 一 回	
一霎狂潮陆沉奴乐岛	
卅年影事托写自由花	1
第 二 回	
陆孝廉访艳宴金闺	
金殿撰归装留沪渎	4
第 三 回	
领事馆铺张赛花会	
半敦生演说西林春	12
第 四 回	
光明开夜馆福晋呈身	
康了困名场歌郎跪月	20
第 五 回	
开樽赖有长生库	
插架难遮素女图	27
第 六 回	
献绳技谈黑旗战史	
听笛声追白傅遗踪	38
第 七 回	
宝玉明珠弹章成艳史	
红牙檀板画舫识花魁	47

第八回	
避物议男状元偷娶女状元	
借诰封小老母权充大老母	54
第九回	
遣长途医生试电术	
怜香伴爱妾学洋文	63
第十回	
险语惊人新钦差胆破虚无党	
清茶话旧侯夫人名噪赛工场	71
第十五回	
潘尚书提倡公羊学	
黎学士狂胪老鞑文	77
第十二回	
影并帝天初登布土殿	
学通中外重翻交界图	85
第十三回	
误下第迁怒座中宾	
考中书互争门下士	94
第十四回	
两首新诗是谪官月老	
一声小调显命妇风仪	103
第十五回	
瓦德西将军私来大好日	
斯拉夫民族死争自由天	112
第十六回	
席上逼婚女豪使酒	
镜边语影侠客窥楼	120
第十七回	
辞鸳侣女杰赴刑台	
递鱼书航师尝禁脔	130